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觸父 柴娘娘恩義待仇

詩曰：不念舊惡怨自稀，福有根源禍有基。能移怨恨為恩德，千古賢名柴桂妻。

且說眾弟兄急急忙忙走到這個所在，白茫茫一片，無邊無際，原來是太湖邊上。天又昏黑，又無船隻，好不驚慌！祇得沿著湖邊一路下來，見幾株綠楊樹下系著四五隻漁船，前面又有幾隻大官船。那弟兄七人走近船邊，諸葛錦叫道：「駕長，我們是臨安下來，要往京回去的。貪走了幾里路，無處歇宿，煩你渡我們過湖，多將銀錢送你。」那漁翁道：「天色晚了，過不得湖。」岳雷道：「天既昏黑，又無宿店，沒奈何，就借你船裡坐坐，等到天明罷！」漁翁道：「我們船不便。」用手一指道：「你再走去，不到半里路，這一帶林子裡有個湖山廟，倒可借宿得一宵。」

岳雷謝了，就同眾人到得林子內一看，果然有個古廟。旁邊還有一二間草房，俱是漁房住家之所。諸葛錦道：「你們且站著，待我先去說明了，休得大驚小怪。」眾人依言，就在樹林下立著。諸葛錦走到廟前，把門敲了三下。裡邊走出一個老道來，開門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諸葛錦深深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小可弟兄們自臨安買賣回來，貪趕路程，失了宿頭，特來借宿一夜，明日過湖，望乞方便！」那老道人道：「這個不妨！但是荒涼地面，誠恐褻慢。」諸葛錦道：「說那裡話！打擾已是不當了！」把手一招，弟兄們一齊進廟，各各與老道人見禮。

忽然，殿後邊走出一個人來，將眾人細細一看，對岳雷道：「這位官人，可是岳二公子麼？」岳雷道：「我是姓張，不曉得甚麼岳二公子。」那人道：「二公子，你不要瞞我，我非別人，乃是元帥的家將王明。一同四個人，隨了大老爺進京。到得平江就被校尉拿了，把王橫砍死，我們四人各自逃難。我到這間恰遇著我那哥哥，就以此廟裡安身。我今日在鎮上買辦香紙，聽得呂巡檢拿住二公子，明日解上臨安，因此我糾合眾人駕著漁船，專等他來時搶劫。你的相貌宛然與大公子一般，況且圖形上一些不差。不知二公子為何到此？」岳雷聽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，便把前後事情細細說明。王明便道：「二公子且免悲傷！現今秦檜又差馮孝往府中抄沒家私，裝著幾船，今日正泊在這裡過夜。我們想個方法，叫那奸臣不得受用我們的東西方好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大怒道：「我們就去把那些狗奴殺個乾淨！」諸葛錦道：「不必莽撞！我們祇消如此如此，萬無一失。」眾人大喜，各人準備。王明端正夜膳，與眾人飽食一頓。

挨至二更時分，來至湖邊。王明照會小船上漁人，將引火之物搬上小船。一齊搖至大船邊，輕輕的將船纜砍斷，慢慢的拖至湖心。將引火之物點著，拋上大船，趁著湖風，盡皆燒著。可憐滿船之人走頭無路，有的跳出火中，也落在湖內淹死。眾人立在小船上，看得好不快活。牛通道：「妙呵！如今是火德星君拿去送與海龍王了。」看看船已燒完，眾人方纔搖回岸來。那馮孝死在船中，屍骨葬於湖內。也是附助奸臣、陷害忠良的報應。明日，地方官免不得寫本申奏朝廷，行文緝拿。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眾弟兄回轉廟中，已是五更將盡。宗良道：「如今墳已上了，馮忠淹死了，馮孝燒死了。二弟還是往那裡去好？」岳雷道：「我母親、兄弟等一門家屬俱流往雲南，未卜生死。我意下竟往雲南去探問，何如？」牛通道：「二兄弟既是要往雲南，我們眾人都一齊回去罷！」

諸葛錦道：「不可造次！此去雲南甚遠，況且二兄弟畫影圖形，捉拿甚緊，如何去得？我前日一路來時，聞得人傳說：『牛皋叔叔在太行山上聚有數千人馬，官兵不敢征剿。』我們不如前往太行山，向牛叔叔那裡借些人馬，往雲南去探望伯母，方為萬全。」牛通道：「嚇！我一向不知他在何處。原來依舊在那裡做強盜，快活受用！待我前去問他，為甚麼不領兵與岳伯父報仇！」當時眾人議定了主意。王明便去殺了兩口豬，宰些雞鵝之類，煮得熟了，燙起酒來，大家吃得醉飽了。

天色漸明，王明將眾弟兄的行李搬上小船。另將一船，把向日收得岳元帥那匹白玉駒並那口寶劍，送還岳雷，物歸故主。眾人上船渡過太湖，直到宜興地方上岸。王明拜別了二公子，仍舊回太湖去了。這裡弟兄七個把那行李一總拴縛在馬上，一齊步行。不敢出京口舊路，遠遠的轉到建康過江，望太行山一路而來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一日，來到太行山下，祇聽得一棒鑼聲，走出二三嘍囉攔住，叫道：「快拿出買路錢來！」牛通上前大喝一聲：「該死的狗強盜！快快上山去叫牛皋來見太歲。若是遲延，叫你這狗強盜一窩兒都要死！」嘍囉大怒，罵道：「黃毛野賊，如此可惡！」方欲動手，岳雷上前道：「休得動手！我乃岳雷，特來投奔大王的，相煩通報！」那些嘍囉聽得說是岳雷，便道：「原來是二公子！大王日日想念，差人各處打聽，並無消息。今日來得恰好！」就飛奔上山通報。牛皋大喜，隨同了施全、張顯、王貴、趙雲、梁興、吉青、周青一齊下山迎接。

岳雷和眾人相見過了，一同上山來到分金亭上，各各通名見禮。牛皋便問起從前一向事情。岳雷將一門拿至臨安，幸得梁夫人解救發往雲南，又將上墳許多苦楚說了一遍。牛皋聽了，大哭起來。牛通怒哄哄的立起身走上來，指著牛皋大喝道：「牛皋！你不思量替岳伯父報仇，反在此做強盜快活，叫岳二哥受了许多苦楚！今日還假惺惺哭甚麼？」牛皋被兒子數說了這幾句，對二公子道：「當初你父親在日，常對我說：『孝順還生孝順子，忤逆還生忤逆兒。』今日果應其言！」岳雷道：「侄兒欲往雲南去探望母親，因路上難走，欲向叔父借兵幾千前去，不知可否？」牛皋道：「我們正有此心。賢侄且暫留幾日，待我打造白盔白甲，起兵前去便了。」一面吩咐安排酒席，款待他眾弟兄。飲至更深方散，送往兩邊各寨內安歇，不提。

且說岳太夫人一門家眷，跟著四個解官、二四名解差，一路往雲南進發。一日，已到南寧地方。那南寧當初來朝，卻叫做「南寧州」，就是柴王的封疆。自從柴桂在東京教場中被岳翁挑死，他的兒子柴排福就蔭襲了梁王封號，鎮守南寧。因得了秦檜的書信，曉得岳氏一門到雲南必由此經過，叫他報殺父之仇，那柴排福就領兵出鐵爐關，在那巴龍山上把住，差人一路探聽消息。那日，岳太夫人到了巴龍山下，見一派荒涼地面，又無宿店，祇得打下營寨，埋鍋造飯。那探子連忙報上巴龍山。

柴排福聽報，就上馬提刀，帶了人馬飛奔下山，直至營前，大聲喊道：「誰來見我！」這邊家將慌忙進來通報，岳太夫人好不驚慌。張英道：「太夫人放心，待小人去問他。」太夫人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張英遂提棍出營，但見那小柴王、頭戴雙鳳翅紫金盔，身穿鎖子狻猊甲；外罩一件大紅鑲龍袍，腰間束一條閃龍黃金帶；坐下一匹白玉嘶風馬，手掄金背大砍刀。年紀祇得二□上下，生得來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張英把手中渾鐵棍一擺道：「這位將軍，到來何幹？」柴排福道：「岳飛與孤家有殺父之仇，今日狹路相逢，要報昔日武場之恨！你們一門男女，休想要再活一個。你是他家何人，敢來問我？」張英道：「我乃遼東總兵張保之子張英是也！我家元帥被奸臣陷害，已死於非命，又將家眷充發雲南。就有仇怨，也可釋了！望王爺放一條路，讓我們過去罷！」柴王道：「胡說！殺父之仇如何肯罷？你既姓張，不是岳家親丁，快把岳家一門送出，孤家便饒你。不然，也難逃一命！」張英大怒道：「你這狗頭！我老爺好好對你說，你不肯聽我，不要走，吃我一棍！」便掄起渾鐵棍打來，柴王舉刀來迎。一個刀如惡龍奔海，一個棍似猛虎離山，刀來棍格，棍去刀迎，來來往往，戰了百□來個回合。張英的棍，祇望下三路打；柴王的刀，在馬上望下砍，□分費力。兩人又戰了幾合，看看日已沉西，柴王喝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孤家要去用飯了，明日來取你的命罷！」張英道：「且饒你多活一宵。」柴王回馬上山。

張英回身進寨，夫人便問道：「卻與何人交戰這一日？」張英道：「是柴佳之子。因當年先大老爺在武場中，將他的父親挑死，如今他襲了王位，要報前仇。小人與他戰了一日，未分勝負，約定明日再定輸贏。」岳夫人聽了，□分悲切。

到了次日，柴王領了人馬，又到營前討戰。張英帶了家將出營，也不答話，交手就戰。正是棋逢敵手，又戰了百□合。柴王把手一招，三百人馬一齊上來捉張英。這裡眾家將亦各上前敵住，混殺一場。張英一棍，正打著柴王坐的馬腿上，那馬跳將起來，把柴王掀在地下。張英正待舉棍打來，幸得柴王人多，搶得快，敗回上山。柴王坐下喘息定了，便吩咐眾軍士小心牢守：「待孤家回

府去，多點人馬，出關拿他。」眾軍得令，守定鐵爐關，不與交戰。

柴王飛騎進關，回轉王府。來至後殿，老娘娘正坐在殿中，便問：「我兒，你兩日出關，與何人交戰，今日纔回？」柴王道：「母親！昔日父王在東京搶奪狀元，卻被岳飛挑死，至今尚未報仇。不意天網恢恢，岳飛被朝廷處死，將他一門老小流徙雲南。孩兒蒙秦丞相書來，叫孩兒將他一門殺盡，以報父王之仇。如今已到關外，孩兒與他戰了兩日，未分勝敗。因此回來多點人馬出關，明日務要擒他！」那柴娘娘聽了，便道：「我兒，不可聽信奸臣言語，恩將仇報！」柴王道：「母親差矣，岳家與孩兒有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怎麼母親反說恩將仇報！」娘娘道：「吾兒當初年幼，不知其細。你父親乃一家藩王，為何去大就小，反去搶奪狀元？乃是誤聽了金刀王善之語，假意以奪狀元為名，實是要搶宋室江山，所以你父死後，王善起兵謀反，全軍盡沒。你父親在教場中以勢逼他，岳飛再三不肯。況當日倘然做出叛君大逆的事來，你父與王善一樣，你我的身命亦不能保，怎得個世襲王位，與國同休？況我聞得岳飛一生為國為民，忠孝兩全。那秦檜奸賊欺君誤國，將他父子謀害，又寫書來叫你害他一門性命，你若依附奸臣，豈不罵名萬代麼！」柴王道：「孩兒原曉得秦檜是奸臣，因為要報父仇，故爾要殺他，若非母親之言，險些誤害忠良！」娘娘道：「我兒明日可請岳夫人進關，與我相見。」柴王道：「謹依慈命。」當晚無話。

次日，柴王出關，單人獨騎，來至營前，對家將道：「孤家奉娘娘之命，特來請岳夫人到府中相會。」家將進來稟知夫人。眾人齊道：「太太不可聽他！那奸王因兩日戰張英不下，設計來騙太太，太太若去，必受其害！」太太道：「我此來乃奉旨的，拚卻一死，以成先夫之名罷了！」眾家將那裡肯放岳夫人出去。

正在議論紛紛，忽見解軍來報道：「柴老娘娘親自駕車來到，特來報知。」岳夫人聽了，慌忙出營。一眾家將跟著張英，左右扶著岳夫人出營來，恰好柴王扶著柴娘娘下車，岳夫人連忙跪下，口稱：「罪婦李氏，不知娘娘駕臨，未得遠迎，望乞恕罪！」柴娘娘慌忙雙手扶起道：「小兒誤聽奸臣之言，驚犯夫人，特命他來迎請到敝府請罪！恐夫人見疑，為此親自來迎，就請同行，切勿推卻！」岳夫人道：「既蒙恩德，不記前仇，已屬萬幸，焉敢有屈鳳駕來臨，罪難言盡！」柴娘娘道：「你們忠義之門，休如此說。」就挽了岳夫人的手，一同上車，又令柴王同各位公子、男婦人等，一齊拔營進關。

來到王府，柴王同眾公子在前殿相見。柴娘娘自同岳太太、鞏氏夫人進後殿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柴娘娘將秦檜寫書來叫柴王報仇之事細說了一遍，岳夫人再三稱謝。柴娘娘又問：「岳元帥如何被奸臣陷害？」岳夫人將受屈之事細說一番。柴娘娘聽了，也不覺心酸起來。

不一時，筵席擺完了，請岳夫人、鞏氏夫人入席。柴王另同各位小爺，另在百花亭飲宴。柴娘娘飲酒中間，與岳夫人說得投機，便道：「妾身久慕夫人閨范，天幸相逢，欲與結為姊妹，不知允否？」岳夫人道：「娘娘乃金枝玉葉，罪婦怎敢仰攀！」柴娘娘道：「夫人何出此言？」隨叫侍女們去擺起香案來，兩人對天結拜。柴娘娘年長為姊，岳夫人為妹。又喚柴王來拜了姨母，眾小爺亦各來拜了柴娘娘，重新入席飲酒，直至更深方散。打掃寢室，送岳夫人婆媳安歇。眾家將解官等，自有那柴王的家將們料理他們，在外廂安置。

到了次日，柴王來稟岳夫人道：「姨母往雲南去，必定要由三關經過。鎮南關總兵名黑虎、平南關總兵巴雲、盡南關總兵石山，俱受秦檜囑托，要謀害姨母。況一路上高山峻嶺，甚是難走。姨母不如且住在這裡，待侄兒將些金銀買囑解官，叫地方官起個回文，進京復命便了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多蒙賢侄盛情，感激非小！但先夫、小兒既已盡忠，老身何敢偷生背旨！憑著三關謀害，老身死後，也好相見先夫於九泉之下也！」柴娘娘道：「既是賢妹立意要去，待愚姊親自送你到雲南便了。」岳夫人道：「妾身身犯國法，理所當然，怎敢勞賢姊長途跋涉？決難從命。」柴娘娘道：「賢妹不知，此去三關，有愚姊相送，方保無虞。不然，徒死於奸臣之手，亦所不甘！」柴王道：「母親若去，孩兒情願一同到彼。看看那裡民情風俗，也不枉了在此封藩立國。」柴娘娘大喜道：「如此更妙了！你可即去端整。」柴王領命，來到殿上齊集眾將，吩咐各去分頭緊守關隘，一面準備車馬，點齊家將。

到次日，一齊往雲南進發。一路上早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那三關總兵雖接了秦檜來書欲要謀害，無奈柴王母子親自護送，怎敢動手？一路平安，直到了雲南。解官將文書並秦檜的諭帖交與土官朱致。那朱致備了回文，並回復秦檜的稟帖，另備盤費儀禮，打發解官解差回京。然後昇堂點名，從岳夫人起，一路點到鞏氏夫人。朱致見他年輕貌美，便吩咐道：「李氏、洪氏、岳霆、岳霖、岳震、岳申、岳甫、張英等，俱在外面安插。鞏氏著他進行伏侍我老爺。」鞏氏道：「胡說！妾身雖然犯罪，也是朝廷命婦，奉旨流到此間為民，並非奴隸可比，大人豈可出此無禮之言！」朱致道：「人無下賤，下賤自生。秦太師有書叫我害你一門，我心不安，故此叫你進來伏侍我。你一家性命俱在我手掌之中，反如此不中抬舉？快快進去！」鞏氏夫人大怒道：「我岳氏一門忠孝節義，豈肯受你這狗官之辱？罷，罷，罷！今既到此間，身不由主，拚著這條命罷！」就望著那堂階臺上一頭撞去。正是：可憐紅粉多嬌婦，化作南柯夢裡人！不知鞏氏夫人的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